



□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两亿多老年人的幸福安康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关注。走在新时代里的老年人,以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老年生活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敬请聚焦银发一族,关注“老年·新曙光”系列报道。

# 老年新风尚 银发走四方

□ 韩秉志



## 健康自在玩

在中老年游兴起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花甲背包客”的出现,体现了老年人生活理念的根本性转变。北京旅游学院教授刘振礼认为,人们拼搏了一辈子,到了老年,保持身体健康,成为老年人旅游的一大原动力。

牛仔裤、运动鞋,再加上矫健的身姿,除了花白的头发,79岁的大龄背包客李永旺精神状态和年轻小伙没什么区别。“一直坚持锻炼,就算不旅游,在家里也是骑自行车或者去公园锻炼身体,这也是能够出去看世界的基本条件。”

2001年,李永旺与老伴一起参加了山西省老年旅游协会。从那时起,李永旺和老伴萌生了骑游全国的想法。10多年来,他骑车带着老伴周游了全国60%的城市、景点,大到享誉全国的名山大川,小到罕为人知的古朴村落。

李永旺说,自己当年骑过最长的一条路是从太原出发至厦门,耗时近一个月。他有一个大箱子,里面有近10本相册,存放着骑行旅途中拍摄的上千张照片。每张照片的背后,详细记录了拍摄时间、地点,还有当时的旅行心情。此外,李永旺还有一本集满了各地邮戳的小本子。当他们在骑行途经每个城市时,都会找到当地邮局加盖邮戳。

“每次拿出来翻看这些影集和邮戳本,依然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骑行,不仅带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还能够沿

途欣赏全国各地亮丽的风景。对我来说,骑行更是一种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我希望能够骑到80岁。”李永旺说。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退休干部罗亚非也是一个自助游爱好者。与大多数老人不同的是,她的旅行往往是随意的,没有特别周密的安排。

“现在交通越来越便利,很多退休老人不仅时间充裕,而且熟悉网络等新媒体,完全有能力自主完成很多出行前的准备安排。最重要的是,老人们身体素质也越来越好,未来出现更多的‘花甲背包客’并非没有可能。”在罗亚非看来,由于跟团游的限制较多,未来自助性质的老年游肯定会越来越受欢迎。

## 结伴好出行

与整日在繁忙的交际圈里辗转的年轻人相比,慢节奏的旅行更能让老年人感受到旅行的乐趣。由于生活理念、休息方式不同,老年人有更加充裕的时间来安排旅行,也不介意多停留几个地方,和老伙计们一起享受出行。

即将60岁的李女士明年就要退休。不久前,她买回来一个结实耐用的旅行箱。“几年前就和几个同事一起商量,开始做退休后的旅行规划。经济、体力上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次要好好领略世界各地的美景和风土人情,开启另一段人生旅程!”

如今,结伴出行已经成为很多老年人青睐的一种旅游方式。“和朋友一起出游,彼此之间有个照应,旅途中也可以尽情地

聊天叙旧。在我们的夕阳红行程中,有的专门设置了扑克比赛、才艺展示等,就是要把旅游当成一场聚会。”南京世友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冯志刚说。

刘振礼指出,外出旅游是老年人愉悦精神的重要方式。通过旅游结交新朋友,能够一扫孤独感、寂寞感,焕发精神。

老年人身体机能的下降,生活圈子比较封闭,社交渠道单一,如今旅游成为老年人社交的重要渠道。“听到周边很多老人说,年轻的时候想出去看看,但是那会儿没有钱、没有时间,而现在有钱有时间了,却又有了自己的借口,年龄大折腾不起,要看孩子等。其实,他们都有想走出去的愿望,只是缺乏迈开脚步的勇气。”韩艳说。

今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从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角度出发,结合老年人住宿、餐饮、购物、医疗等多方面特点制定了诸多“刚性”规定,给老年群体的出行上了一个“保险”。

浙江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吕佳颖认为,老年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因此,老年人对旅游产品的需求也是非常多样化的。目前,我国老年旅游市场仍处在发展初期。可以预见,随着扶持政策加速落地和老年人旅游需求的提升,大众化老年旅游产品将越来越受到市场青睐。



# 红学代有红人出

□ 梁归智

传统的小众和精英,以大专院校的老师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为主体,写作学院派的“论文”。比较集中的阵地,除了《红楼梦学刊》外,有两个刊物值得一提。一是北京曹雪芹研究会主办的《曹雪芹研究》,二是上海一些学人发起主编的《红楼梦研究辑刊》。这两种刊物比较偏重曹雪芹及其亲友家世及各种《红楼梦》版本文献的发现和考证,也兼有某些对《红楼梦》文本作文学性分析和讨论的文章。两种刊物,都是文献考证尚有可观,文学评析之善可陈。

更值得关注的是普通“大众”和“草根”对《红楼梦》的接受。由于出版市场化的普及,以及微信群和公众号的迅猛发展,出现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变化。首先,每年出版的红楼梦读物有增无减,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对《红楼梦》的文本解读,此外也有少量索隐性的著作。这方面的内容,还有见于各微信群的众多讨论,短幅长段,汨汨滔滔,有的细辨一字一句,有的物论版本学理,时有灼见真知,时见琳琅瑰宝。

如“草根说红楼梦”博客的博主,一个

人就创办了三个红学微信群,还和“每日头条”合作,搞了自媒体公众平台,并有网上红学书店。这位博主的网名叫“卜世仁”,就是《红楼梦》里贾芸的那个吝啬舅舅,谐音“不是人”。红友问他为什么起这样一个网名,“卜世仁”回答:“生活中,你我他,哪个没有卜世仁的身影?我开了一个杂货店,感觉要做卜世仁才能让我重生。”

彻底淡化了20世纪“理想”和“革命”色彩的一代终于走上了红学的前台而成为时代主角。这一代读红者,有了与红学前辈完全不同的视角和口味,这是最本质最内在的变化。

从王国维、胡适一直到何其芳、李希凡、王蒙、刘再复的《红楼梦》解读渐行渐远了。这些红学名家虽然立场观点各异,却有共同的时代精神氛围底色,而这种底色在当代新人这里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直至基本上消失。也许两位中国红学会副会长出版的最新著作具有某种对旧时代最后挽歌式的标志意味: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出版的李希凡《回眸往事——李希凡自述》,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出版的胡文彬《世纪回眸——当代红学的记忆》。

明白了这种时代精神氛围的化异变迁,也才可能对当前红坛的纷纭万象有所理解,而不感到乱花渐欲迷人眼。已经或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红学老一辈其实也不必过分失落,因为过往的红学万象已经被新一代做了自然的筛选抉择,有的被无情地淘汰了,有的则被无形地继承了。甚至《红楼梦学刊》也“与时俱进”,搞起了“微信征订号”,从红学微信群里吸取新养分,以挽救日显衰老的躯体企图起死回生。

因此,一些红坛新现象也就完全可以理解。比如《红楼梦》新续书的纷纷出世。据网上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80、90年代的张之、周玉清开始,后继者又有刘心武、温皓然、石瞳、李芹雪、何恩情、匡双喜、顾文嫣等多人出版了新续本《红楼梦》。笔者从来不耐烦阅读新续书,但必须承认,这是“两种《红楼梦》”的观念已经大行于天下的衍生物。一句话:红学已经改朝换代,《红楼梦》更加万古长青。

## 红军会宁会师旧址

### 会宁是条“鱼”

### 驮着红军过黄河

□ 李万祥

红色会宁留存着过去那些难忘的岁月,渴望瞻仰长征精神、缅怀革命烈士的人们应该到这里走一走

“桃花山哟红灿灿,红军来到会宁县。哎,叫一声红军我的亲人哟,请你歇歇脚,咱就拉拉闲。攒下的羊毛捻线线,千针万线织衣衫。北方的十月有点寒,穿上着毛衫身子就暖。会宁的百姓是靠山,哪管他云高路又远”。来到甘肃省会宁县,听不完的是这里的红色民歌,唱不尽的是红色记忆、长征精神。

会宁素有“陇秦锁钥”之称,是陇东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今天的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位于会宁县会师镇的一条主要街道旁。随着红色旅游的兴盛,前来瞻仰会宁会师精神、缅怀革命先烈的游客络绎不绝。

“会宁好地名 好地名啊 红军会师 中国安宁”,在会宁会师旧址大门口,这几个字分两行刻在一面红旗上,迎风飘扬。这是一处免费开放的旅游景点,当地人把它叫做“会师园”。每天早晨,住在附近的大爷大妈们还在旧址内的空地跳着广场舞。

9月末的一个早晨,当我走进会师旧址,所有的红色记忆全部被点亮:饱含历史沧桑的会师楼及会师门,文庙大成殿前的红军会师联欢,还有会师期间朱德总司令的住址——邢家台子、红军总政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

会师旧址中,最为耀眼的当属由邓小平题写塔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馆”。这座塔建于1986年,高28.78米,共11层,下九层三塔环抱,象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伫立在纪念馆前,缅怀先烈,让人热血沸腾。

18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是三军会宁会师的又一证言。可是,纪念馆的题名为什么没有落款?据说,当年邓小平为纪念馆题写完塔名之后没有署名落款,工作人员提醒时,邓小平沉思良久后说:“我是代表当年参加长征的几十万红军将士题写的,他们大多都牺牲在长征路上了,有好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就不落款了吧!”

此外,红军会宁会师革命文物陈列馆、红军烈士纪念馆、“将领碑林”和“会师碑林”等也都记录着过去那些难忘岁月,表达着会宁会师的非凡意义。

回望历史,山河依旧;会宁会师,彪炳史册。

2006年,“心连心”艺术团在会师旧址演出时,节目主持人充满感情地说:“会宁是条鱼,驮着红军过黄河。”确实,上世纪30年代的会宁,雨水充沛,物产较为丰富,尤其是红军长征过境的两年内收成较好。这段时间,6万会宁人保证了在会宁境内战斗、生活的近7万名红军将士的日常所需。据说,当年木料缺乏,会宁人的住宿主要是以土窑为主的建筑。为了解决红军西渡黄河造船材料及其他军需物资,会宁人拆掉了仅有的木房、门窗、老人的棺木板等木料支援红军造船。

以前,会宁县城街道狭窄,道路泥泞,楼房并不多,基本上都是低矮的平房,会师纪念馆是最高建筑。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建设速度加快,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如今,会师纪念馆已经隐入高楼之中。

“山歌接头哟花儿开,打碗碗花开哟红军来”。任繁花似锦,会师楼下依然花开花谢走过春秋;虽不言不语,动人歌声仍把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责任编辑 李丹 敖蓉

美术编辑 高妍

邮箱 jrbzmzk@163.com



这一代读红者,有了与红学前辈完全不同的视角和口味,这是最本质最内在的变化

记得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于2012年5月31日驾鹤西去之后,曾有千万红迷在网上献花送行,许多报纸杂志则发表了追思怀念文章。不过更发人深省的是,周先生的离去,似乎成了红学演变的又一个节点,即从那以后的4年时间里,新媒体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进一步革命性变化。红学的“阵地”和“场”,除了传统的纸媒报刊书籍,以及新世纪以来一度兴盛的博客网站,又增加了更时髦的微信群和个人公众号,可谓日新月异而且水银泻地。

宏观鸟瞰,以周汝昌先生离去前后那一两年为界,红学景观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红学的“精英”与“草根”之分野,一方面似乎更加畛域分明,另外一方面也有某些融合交通迹象。